

私情

日夏树静子堆里八说选

● 李有宽译



I 34-252C

【日】夏树静子推理小说选

● 李有宽译

私情

■ 湖南文艺出版社·88·长沙



私 情

〔日〕夏树静子

责任编辑：周 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天华印刷厂印刷

*

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插页：3

字数：218,000 印数：1—8,000

ISBN7—5404—0331—4

I·261 定价：3.10元



作者近照

致中国读者

对日本人来说，中国曾是个既近又远的国家，近年来，人们在各方面的往来日益频繁，从而成了名符其实的友好邻国，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

我们日本作家，日常总是以一亿二千万日本人为对象而勤勉地写作，其作品只是有限的一部分被翻译成了英语。倘若十亿中国人里有百分之几阅读了日本人的作品，那将具有何等深远的意义啊。

这次，承蒙李有宽先生把我的若干篇推理小说翻译成了中文。我想通过被出版的这一译本，向诸位中国读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相信，文学能逾越各国之间社会习惯和历史的差别，加深彼此的理解。如果中国的诸位读者通过我的推理小说，得以窥看到现代日本之一斑，那就是我莫大的欣慰了。

夏树静子

目 录

译序.....李有宽

裙带势力.....(5)

黑暗中的演出.....(51)

回旋门转动.....(90)

少女的遗书.....(119)

等待她死亡.....(157)

婴儿旅客.....(186)

死者的谎言.....(217)

私情.....(247)

归途.....(274)

奔跑而去的男子.....(298)

译 序

夏树静子，原名出光静子，日本当代著名通俗文学女作家，1938年出生于东京，1961年毕业于庆应大学英美文学系。尚在大学三年级时，她就初试锋芒，显露出非凡的文学创作才能，以长篇推理小说《擦肩而过的死亡》参加江户川乱步奖征文评选，这部作品虽然没有能最终获奖，但得到评委、著名文艺评论家荒正人的极力赞赏。从此，夏树静子成为引人注目的“学生作家”，被NHK（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起用为电视连续剧《只有我知道》的正式执笔者之一，当时名声显赫的推理作家鲇川哲也、笹泽左保、土屋隆夫、山村正夫也是该剧执笔者。该剧播映后颇受好评。随后，她又用夏树忍的笔名接连创作了三十多部电视剧脚本。夏树静子在文学创作起步时的早熟，由此即可略见一斑。

1961年，夏树静子参加了女推理作家团体“雾会”，接二连三地发表了《玻璃锁》（1962）、《假面之死》（1963）、《冒充的尸体》（1963）等脍炙人口的佳作。可是，这位才华横溢，刚崭露头角的女作家自从1963年10月与一位石油公司经理结婚后，大约是潜心于做一位贤妻良母，竟然激流勇退，出人意料地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

1969年，夏树静子重返文坛，并且出手不凡，发表了长篇推理小说《天使消逝而去》。值得令人回味的是，这部作品当年

即被评为第15届江户川乱步奖的重要候选作，而此届获奖作则为森村诚一的《高层的死角》；1973年，夏树静子又以长篇推理小说《蒸发》获第26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而同届获奖的则是森村诚一的长篇推理小说《腐蚀的结构》。

夏树静子的作品在日本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大多为畅销书，并有不少作品被介绍到欧美各国。她还著有长篇小说《丧失》、《雾冰》、《遥远的坡道》、《圆屋顶》等，以及中短篇小说集《明天的容貌》、《裙带势力》、《雪野幽情》等，共计八十余册。作为日本推理作家协会中唯一的女性理事，夏树静子曾受该协会委托，到国外参加了世界推理作家大会，并代表日本的推理作家们在大会上用流畅的英语发表了演说，颇受好评。

近年来，夏树静子作为与森村诚一、西村京太郎齐名的“新社会派”推理作家，不断地推出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社会现实意义的力作，在日本的通俗文学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1985年，夏树静子把自己的长篇小说《W的悲剧》改编成同名电影（导演泽井信一郎，女主角药师丸博子），上映后引起日本全国轰动，创造了空前的卖座率记录。1986年，夏树静子又推出长篇新作《M的悲剧》，为前者的姐妹篇，又立即成为畅销书。

夏树静子是位感情细腻的女作家，她尤其擅长以细致入微的笔触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女性的深层心理活动。她的小说谋篇布局精巧奇特，情节跌宕起伏，悬念不断，推理缜密，丝丝入扣，但又不单靠描绘鲜血淋漓的凶杀场面和感官刺激来吸引读者，而往往将故事置于宽广深远的社会背景中逐层展开，竭力挖掘登场人物心灵深处的种种隐秘，并进而塑造出一个个逼真生动的人物形象来。

本书所选的十篇小说，分别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夏树静子的

风格，当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新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特征。《裙带势力》是夏树静子的代表作之一，也堪称“新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佳作。男人们为不断地膨胀着的欲望所驱使，如蝼蚁般麇集在阴暗潮湿的裙带势力的周围，淋漓尽致地演出了一幕尔虞我诈、卑鄙龌龊的丑剧。男女主人公的性格被条分缕析地刻划得纤毫毕露，读者在被摇曳多姿的故事情节所吸引的同时，也不难探幽入微地观察到其内心世界。《黑暗中的演出》和《回旋门转动》除了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之外，还显示出夏树静子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即富有戏剧性地让加害者和被害者的立场互相转换，“请君入瓮”，既形象地表达了惩恶劝善的美学思想，又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回味的余地。而在《少女的遗书》中，荣子那颗纯洁善良的少女之心竟然始终未能被人理解，以致惨遭杀害，确实令人掩卷沉思，为之感慨不已。《等待她死亡》是篇颇为独特的小说，构思别具一格。并无创作才能的八十川邦雄为了保住“新人作家”的桂冠，费尽心机地把自己的杀人罪行掩饰得近乎天衣无缝，但最终还是被识破机关，难逃法网。《婴儿旅馆》涉及到了现代社会中，年轻母亲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尽管在暗中进行着婚外恋，但母爱依然存在。对此，读者不妨自作评判。在《死者的谎言》中，死者在被害现场留下了“可”这个血字，这果真是有所暗示吗？然而，似有作案嫌疑的可儿却并非凶手。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难解的谜，死者为何要撒谎？这扑朔迷离的案情充满了悬念，但最终通过自动洗衣店查获凶手的结局，却是出乎意料之外，而又合乎情理之中。《私情》则充分展示了女主人公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雅子对平静的婚后生活感到厌倦，带有冒险色彩地与有妇之夫频频幽会私通；而来历不明的恫吓信使得她心惊肉跳，不得不

在丈夫与情夫之间作出选择。但是，最终被抛弃的究竟是谁呢？《归途》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个社会问题——“讨厌电视或钢琴声什么的，仅仅是为了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就被人刺杀之类的事，在这个时代里不是也屡见不鲜吗？”《奔跑而去的男子》篇幅较短，结构十分紧凑。出差回来的丈夫在卧室发现了妻子的尸体，突然觉察到有人从家中悄然溜出，便赶紧追踪而去。但情节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地导致了富有戏剧性的“逆转式”结尾。对此，读者或许会产生“上当”的感觉吧。

日本有不少青年读者说，夏树静子的小说仿佛有一种“磁力”，令人不读至最后一行便不愿放手。由此可见，她的作品确实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夏树静子的小说涉及到日本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真实地刻划出了各阶层人物的众生相，因而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相信读者不难通过夏树静子的小说，对现代日本社会有所了解，有所感受。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若把推理小说作为一种法制文学来阅读，对于普及法律知识，了解国外的司法制度，恐怕也是不无裨益的。

作为一个优秀的女作家，夏树静子的文笔优美细腻，富有文学色彩，抒情绘景常有精采动人之处。因此，读她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种愉快的艺术享受吧。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夏树静子的热情帮助和支持，谨借此机会表示深切的谢意。

李有宽

1988年3月5日 于上海

裙带势力

总公司位于名古屋，销售网遍及全国各地的综合性食品制造商尾州食品公司，在东海地方上堪称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

并且，尾州食品作为一家裙带势力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族公司，也是众所周知的。

裙带势力——这是个阴暗潮湿，奇异地具有蛊惑性语感的词语。倘参阅词典或百科辞书中的有关条目，可以看到诸如“以妻子娘家亲戚的势力为中心结成的利害集团”，或者“借助于婚姻产生的宗族亲戚关系”之类的解释。同时，还列举出一些事例：如古代平安时代藤原氏的政治策略结婚，以及镰仓时代源赖朝因娶了北条时政的女儿政子为妻，极大地扩张了他的势力范围等等。另外，还附记着，“这固然具有将优秀血统和才能结合在一起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着缺点，即阻碍了机会均等，唯贤才是举的人材开发。”

那么，不妨看一下尾州食品公司中裙带势力的实际情况吧。

从酱油批发店老板发家的第一代申渡善治郎在明治末年，

创立了经营范围十分广泛的食物公司，开始生产清凉饮料、罐头、糕点等。糟糠之妻去世后，他娶了地方上一家富商的女儿为续弦，这是个死了男人的寡妇，并且比他年长不少。可是，这富商的祖上在德川时代作为御用商人，曾被恩准以平民身份称姓佩刀，荣耀非凡，后来遂繁衍为地方上声势显赫的名门望族。不久之后，她的娘家开设了颇具规模的银行，有力地支撑了尾州食品的金融面，给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这就是说，从第一代开始，裙带势力的传统就已深深地植根于公司之中了。

第一代善治郎并无子嗣，就让这家银行总经理的次子与自己的长女结婚，上门做了招女婿，并进而坐上了第二代总经理的宝座。

现任总经理是第三代，由于是世袭名，所以仍然沿用申渡善治郎的名字。现任总经理的妻子是一家总部在大阪的大型电机制造企业的副总经理的三女儿。

这样一来，益发形成了跨行业的企业间裙带势力，即所谓具有廉采恩性质的裙带势力。

现任总经理的兄弟和儿子人数众多，大多占据了尾州食品高级职员的要职。但妹妹和女儿之中，嫁给食品工业界其它公司重要干部的也为数不少。从这一点看来，又添加了在同行业内扩展势力的卡特尔色彩。

就这样，把裙带势力分别渗透到各个领域里的申渡家族，如今已成了足以左右东海财界的统治者。也许，由于名古屋的风俗习惯本来就是闭锁性的，具有很强的排外性，这就使得裙带势力更加盘根错节，异常牢固了。

不过，从第三代善治郎就任总经理时起，出现了一个引人

注目的倾向，那就是，公司干部的女儿已很少嫁往别的企业，而是着重于从尾州食品公司内选择优秀的人材作为丈夫。

这样，企业急速发展，组织也变得复杂起来，各种各样的裙带势力竞相纠缠渗透，结果，公司内部也产生了好几个派阀。为了适应现代化的经营，并在派阀间的剧烈竞争中占到上风，无论怎么说，都必须积蓄一定的实力。因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公司干部们争先恐后地注意物色出类拔萃的部下作为乘龙快婿，以便让其永远效忠自己。只要一名才能卓越的部下纳入了自己的裙带势力之中，那么，这名部下的部下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归属于同一势力之下了。

另外一方面，随着公司内家族支配的加强，产生了一般职员丧失勤勉意识的危险。无论怎样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地为公司工作，也不见得会有多大的前途吧。一些普通职员不免心灰意懒地认为，若非家族成员，就别指望进入干部阶层。因此，公司干部就把让职员和自己的女儿结婚当作对出类拔萃者不露声色的奖励，其中也含有防止士气低落，选拔擢用优秀人材的意味。当然，不会轻易漏掉任何一个合适的人选的吧。

可是，由于这种倾向过于明显，使得如今那些年轻好胜的职员都自负地认为，要问如何才能娶得实力人物的女儿为妻，在这个世界上能回答的人非我莫属。他们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自然也就愈演愈烈了。

最终的结局是，要想根除在公司内不断地蔓延滋长的裙带势力，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不过，尾州食品公司的这些内幕之所以在最近重新引起人们的议论纷纷，却是由于营业部第二科股长手冢邦悦的失踪之故。

名古屋市千种区警察署防犯科于六月五日星期一晚上七点，受理了搜索二十八岁的手冢邦悦的申请书。申请人是手冢的嫂嫂友子，还有他所在部门的顶头上司，营业部第二科科长铃木。

手冢次兄之妻友子长着张四方脸，是个将近四十岁的女人，她说话好象有些干巴巴的：“邦悦无故缺勤，打电话到公寓去也没人接，今天上午十点多科长先生打电话来，问我是否知道内中原委……”

“手冢君很少请假，何况今天上午有重要的会议，他是无论如何也必须出席的。对此，他知道得很清楚，可竟然连个招呼也不打一下。我也感到很奇怪……”铃木补充道，他约莫三十七八岁，前额宽阔，眉梢下垂，看上去是个性情温和的人。

友子颌首说：“随后，我就前往在党王山的公寓，去瞧瞧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凑巧的是，丈夫到鹿儿岛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了……”

手冢的次兄，即友子的丈夫是名古屋一所公立大学文学系的副教授，住在与千种区毗邻的昭和区的公共住宅内。尚未成家的手冢独自一个人住在公寓里，过着单身汉的日子。长兄与经营纤维批发店的父母亲同住在一宫市，并已继承了家中的产业。

“邦悦的房间锁着门，但我从家里带来了备用的钥匙，就开门进去了。室内并没有什么异样，洗碗池里搁着还没有洗过的咖啡杯……”

屋内的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只是不见主人的身影，这反而使人感到有些害怕。

不用说，邦悦的父母家和朋友家，以及工作部门，只要是

想得到的地方都查问过了，但得到的答复全都一样，都说不知道，或者没见到。

尽管如此，还是等到了傍晚时分。

刚从公司下班，铃木科长就赶到了友子的家里。友子跟从娘家来的长兄和母亲商量后，决定还是赶紧向警察署呈递搜索申请书。

“按理说，手冢那位住在一官市父母家的长兄总应该来一趟的，可他却说什么有非常要紧的事，无论如何也没法脱身……友子象是对防犯科长和铃木辩解似的，微微地垂下了脑袋。

“这倒也是。——那么，手冢君最近有没有遇上什么不称心的事，想要离家出走？”防犯科长高木操着一口名古屋方言问道。

“不，我想不会有那种事情的……”

“我看，倒不如说他是在精神百倍地努力工作呢。再说，跟部长女儿的亲事好象也有了进展……”铃木也偏着脑袋，颇感纳闷。

“有那样一门亲事吗？”高木的眼睛不禁为之闪亮了一下。

他是土生土长的名古屋人，对于在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尾州食品公司的内幕是有所了解的。并且，他有个亲戚的女儿在一家为尾州食品配套承包辅助项目的公司里工作，所以，对于那些年轻好胜的男性职员为得到公司实力人物的女儿而刀兵相见，不惜拼个你死我活的情形，也早已有所耳闻了。

“啊，不，到底具体到何种程度，我还没有听到过确凿的消息……”铃木脸上显露出因不慎漏嘴而感到后悔的神情，扭过脸去苦笑着说道。

尽管如此，在高木的催问下，铃木也只好说了起来。好象

有这么回事，说是身为公司董事的营业部长大久保新一的长女蓉子在和手冢谈恋爱。这似乎是手冢自己在和科室里的女办事员们一起喝茶时不小心泄漏出来的，虽说他随后立即慌忙否认，但这新闻转眼间就沸沸扬扬地传了开来，也传入了铃木的耳朵里。

“可是，大久保部长自己也娶了公司专务的女儿为妻，期望着将来能进一步飞黄腾达呢。对于他这个独生女儿，大家都趋之若鹜，部长在挑选女婿时，也得十分仔细地反复比较吟味吧。也许，另外还有数名实力雄厚的侯补女婿人选……”

这位铃木科长也娶了公司常务的侄女为妻，是受到某种优惠待遇的裙带势力圈子内的一员。因此，他说话的口吻里加上了居高临下地观赏景物似的声调。

友子也说，虽然没有听说确有这门亲事，但邦悦经常来家里吃饭，总爱提到蓉子。

不管怎么说，手冢邦悦目前正在全神贯注地埋头于工作中，以期得到上级的赞赏，实在没有什么理由要突然隐藏起来。

高木防犯科长一边倾听两人诉说，一边让部下填写了寻人通报书。应该逐项填写的栏目计有本人姓名、出生年月、籍贯、住址、离家日期、面部特征、身穿何种服装及携带物品、可能逗留的地点等等。在最后的两个栏目内，填写的是“不明”。

搜索申请书分为“一般公开”和“非公开”两种，根据友子的要求，警察署将此作为非公开处理。若是一般公开，就可以在容易被人看见的火车站及闹市区等场所张贴“寻人启事”。而非公开则只要求在警察系统内部署力量进行查寻，并不向报社等新闻机构泄漏情况。在本人或家属考虑到社会影响，不愿让别人知道的情况下，大多选择这种非公开的办法。

接下来，只要附上照片就行」。

高木科长叫友子到邦悦的公寓房间里去找一张合适的照片拿来。于是，两人暂且起身告辞了。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友子返回来了。从千种区警察署到邦悦住的在觉王山的公寓并不太远，坐出租汽车去的话，还用不了五分钟。

“正好有张照片搁在抽屉里，是他贴驾驶执照用剩下来的。”

她拿出来的那张照片上是个长形脸上架着副款式新颖的眼镜的青年。紧紧地抿着薄嘴唇的脸给人以精干敏捷的印象。高木感到，这种类型的青年与被选为上司的侯补女婿的要求应该是相符合的。

当他从照片上移开目光时，友子仍然在以带有某种含意的表情注视着他。

“实话说，由于刚才科长先生在这儿，所以不便启口……邦悦好象有个跟他有着特别关系的女人……”友子吞吞吐吐地说道，但给人的感觉却好象是并不怎么真的犹豫踌躇。

“那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住在御器所街传授民谣小调之类曲艺的艺人……”

“民谣小调之类的曲艺？”

“是呀……由于邦悦在营业部工作，经常出席各类接待客商宴会，在席间应酬助兴时，光是唯唯喏喏，连一段小曲都不会唱的话，那也实在太下不来台了。据说，为了在宴会的余兴节目表演中露上一手，那个公司里有不少年轻人都在悄悄地拜师学艺。因此，他以前就说过，自己也想学点儿民谣小调之类的曲艺……”

听他说起要开始下决心拜师学艺，是在去年的夏末时分。